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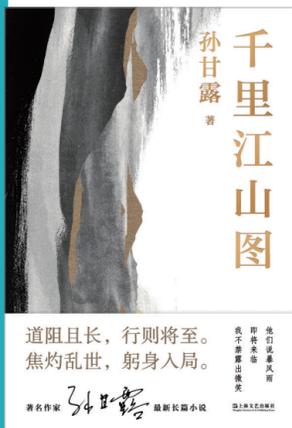
王雪、叶一格、邓洁龄、卢叶蕊4人正在讨论中

《千里江山图》：至暗之时，至亮之光



云友读书会

云友读书会：有书友自“云”中来，不亦乐乎？云友读书会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中国作家网在疫情中联络策划的线上跨校青年交流组织。此读书会面向热爱文学的青年，通过线上学术沙龙、读书分享、主题演讲等活动，推动青年学人的文化与学术交流，力求以文会友，激荡思想。云上时光，吾谁与归？



千里江山图

孙甘露 著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焦灼乱世，躬身入局。

古有王希孟凭青绿山水画冠绝天下，今有孙甘露以《千里江山图》致敬信仰。“千里江山图”是传世名画，是接头密码，是任务代号，也是用生命写下的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情书。《千里江山图》从上世纪30年代的海，打捞打捞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它的过程。它不是一部仅用“红色题材”或“主题创作”就能概括的小说，作家调动了多年的文学积累和经验，创新了主题小说的叙事范式。本期云友读书会的四位参与者，分别从小说的人物塑造、语言风格、叙事结构及主题升华等方面进行解读。

王雪：小说中那些可珍重的人

褪却真实历史背景和重大主题的外衣，小说的内核可以看成是一个精彩的“陈千里捉鬼”的故事，年轻的主角于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几乎凭一己之力，吊打三鬼，收拾残局，完成任务，通关胜出。“三鬼”中的第一个鬼是内鬼。菜场会议依次出场的人物有卫达夫、易君年、凌汶、秦传安、田非、崔文泰、林石、董慧文、陈千元、梁士超。书尾“材料二”里提供的烈士名单命中了其中8人，相当于公布了此8人已牺牲。内部若无叛徒，谍战有何看头？还要猜出谁是接头的13号人物“老开”，这就是作者给陈千里设下的重重迷局。第二个鬼是外鬼，是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敌人头目是陈曾经的精神导师、准岳父——国民党特务机构“党务调查科”的叶启年，附带调查科上海站站长游天啸。第三个鬼是心鬼。为了解救任务中的最高领导浩瀚同志并将其转移到瑞金，陈千里把自己的所有队员都送进了敌人的埋伏圈，包括亲弟弟和他女朋友。

对照普罗普的角色列表，小说中的人物基本可以与这些角色一一对应：主角（与反派的斗争取得胜利后迎娶公主的人）：陈千里；反派（与英雄斗争之人）：叶启年、游天啸、内部叛徒；帮手（帮助英雄完成他的任务）：小分队；调度员（让英雄知道自己的缺陷并开启英雄探险旅程之人）：叶桃；施主（给电影中的英雄一些魔法物品）：青岛船上乘客；假英雄（想夺取英雄成就并迎娶公主的人）：易君年（卢忠德）。

稍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主角与反派斗争取胜后并未迎娶公主，而是与枪杀公主的传说终身相伴（也可以视为迎娶公主的翻版）。小说对场景、调度、服装、道具、对白等细节的考究超乎寻常，具体而微中掩藏着体系浩大的历史讯息，每一铲挖下去都是秦砖汉瓦。掩卷叹息，仿佛观赏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电影：银行调包、墓地攻心、小桃源喝茶、水下灭“西施”等“刺点”令人久久难忘。然而小说给你的比电

影更多。作者的笔触是那样细腻平静克制，宛如推波的潮汐，沁润的微风，天地间无穷的力量悄然蕴于无声息处。每一个句子和段落里的节奏和音响总要拦住你，你却被前方勾引着忍不住贪婪地跌跌撞撞撞撞往下探寻。先锋作家的文学经验叠加到类型小说的叙述结构中，作者漂亮地激活了一个血色上海，也将冷静果敢的青年英雄陈千里刻写在读者心间。

令我无法忘怀的还有那个用跳楼来通知会议危险的无名氏。作者用叛徒的眼光写道：“跳楼的人身体蜷曲着，躺在马路中间……崔文泰不敢细看。”被遗忘的英雄来不及看到自己的愿望得到实现，后来者欠他们一个鞠躬致敬。作者替我们所有人清偿了这个债务。

叶一格：从纯粹的躯壳中读到真正闪光的灵魂

北宋年间的名画《千里江山图》代表了宋徽宗心中关于江山社稷的理想，太平盛世，人民安乐。千百年后，我们在和平富强的新时代再读到小说中那段酷烈无比的斗争，还是能感受到生死一念间的惊险与宿命般的轮回感，更被有血有肉的豪杰们深深震撼，那些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人，他们也是父亲、是子女、是爱人，却为了今后更多人的幸福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体的生存，后记中关于牺牲时间地点的文字，短短一段却重逾泰山。《千里江山图》中人物群像的成功构建是令人惊喜的，个人英雄主义被弱化，有着共同信仰的共产主义者们用自己的鲜血照亮了深夜里的路途，孙甘露并没有刻意去歌颂人物的伟大，而是以极为精巧的情节设计和错落有致行为描述带领读者真正进入历史画面，在水墨丹青的含蓄美中融合层次丰富的悬念感，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和人物的真实度，同时也避免了反面人物的脸谱化，不吝笔墨将特务头目叶启年的隐秘内心与狡猾多疑写得相当入骨，正反面人物的多次交锋更突显了这场战局的艰难残酷，以及中共地下工作者十年饮冰也难凉的热血，英雄终将谢幕，历史的浪潮中依然激荡着永不磨灭的豪情。

除了人物群像的成功塑造外，小说的叙述和语言同样精彩。罗兰·巴特在《零度的写作》中强调“语言的乌托邦”和“叙述的克制”，在早期创作阶段，孙甘露那种颠覆性的、实验性的、充满陌生化的小说语言和“零度情感”的叙事介入，就已经极大地延展了小说的弹性和审美领域，在先锋文学摸索前进的路上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正如陈晓明所说：“有必要读一读孙甘露的小说，否则，人们不能说领略到当代中国小说的最险峻的风光。”即使是在宏大题材的长篇小說写作中，作为先锋作家的孙甘露依然保持了对小说语言的娴熟控制和狂欢意识，流畅

的时空变奏极大地激发了文学表达的潜能以及情感动人度，让《千里江山图》的推进节奏更加具有层次感，演绎出多个惊心动魄、悬念丛生的画面。值得一提的是，孙甘露并未沉溺于个人化美学带来的成就感，而是在语言实验和思想内核之间逐渐寻得一处平衡，《千里江山图》就像是历经岁月沉淀之后的诚意之作，继续延续了故事的片段性写法，又藏起了过于明显的棱角锋芒，让叙事语言不再彻底控制行文思路，而是变成一种极具个人特质的载体，新奇不失温润，让读者体会到陌生感阅读带来的迷茫困境的同时，也能在千丝万缕的线索中寻得一条坚固且自由的故事主线，从小说纯粹的躯壳中读到真正闪光的灵魂。

邓洁龄：镜面迷宫中的浴火重生

孙甘露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先锋小说作家，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讲故事的人”。《千里江山图》情节设计非常用心，虽然主线情节不算复杂，一条线是要找出渗入组织内部的敌人，同时并行的一条重要情节线就是如何在各种地方特务的眼皮子底下不动声色地施行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开篇从菜市场秘密会议开始，一登场就有近10个人物，三方势力，还有一些没登场但又提到的名字，叙述视角也在人物间不断切换。很多人在读第一章时都有一种烧脑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有助于把我们带入稍后登场的陈千里的心境。陈千里在苏联的学校待了三年，刚刚穿越西伯利亚森林，从海参崴来到上海，面对大部分没见过面的同志们，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之一是尽快揪出潜伏其中的敌人，读完第一章后，读者立即就能感受到这个任务十分艰巨。随后，在陈千里与每个同志的交谈中，徐徐展开了众生相。

这个平缓的节奏，直到银行事件结束后才开始加速，场景从上海也转移到了广州，新的空间和登场人物打破了原先的叙事节奏。但是也许我们会以为揪出内奸这条线已经告一段落了，然而实际上，这个声部只是在经历了小高潮后进入了暗处，它配合着新进入的声部的旋律，烘托着这段旋律，穿插在其中，秘不作声，直到下一个高潮，两个声部的旋律都高亢起来，激烈交织着，进入最后的紧张时刻。

这样的节奏同地下工作的特性也非常契合，我方与敌方互相观察、追逐、盘旋，推测对方的心思，推测对方是否知道自己的心思，推测对方在知道自己这方面心思的情况下如何做出这样的计划，这种无限镜像般的猜疑、不确定、细腻缜密的心理战，正是最吸引人之处，也是地下工作最艰难的部分。于是，无须过多笔墨，我们就能感受到当年共产党所面临的是如何艰难

的环境，当时坚持下来的人，是怀着如何坚定的信念，凡有丝毫动摇和怀疑，都会途中败下阵来。然而，就像那个飞身跳下楼的无名氏一样，更多的是毫不犹豫为信仰献身的先辈，纵使籍籍无名。

书后附录的三个“材料”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奇妙的沟通：你读之前可能以为这是一篇小说；你拿到手看到目录后附的三个“材料”，随手翻了翻，你会想，原来是根据真实情况改编。当你看完整个作品再来看看这三个“材料”，你又开始想，这好像只是一种类似“伪纪录片”的手法。但此时你已经不在乎这本书里写到的名字和故事本身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发生过，你开始去阅读更多的相关资料，去了解“龙华烈士”这一真实群体和历史事件，而《千里江山图》也完成了文本的延宕，它成功地从文本讲述的一个故事延展成为背后所代表和隐喻的千千万万不同而又相同的故事。

卢叶蕊：拉近了红色历史与当代读者的距离

一群中共地下党员誓死捍卫理想与道义的人生，在孙甘露笔下，演绎得跌宕起伏、百转千回，叙事流畅，读来令人欲罢不能。

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往瑞金，这是一段为人熟知的历史。在阅读本书过程中，除了“少山同志”在角色对话中偶尔出现之外，并没有其他耳熟能详的姓名展露，就当我以为这部小说是基于史实背景之下的纯虚构故事，书末附录及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又给了人当头一棒，就像看了部凄然泪下的好电影，荧幕中央赫然出现“本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你猛然发觉，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就真实存在于时空，存在于你我身边。

不同于为伟人大家著书立传，新时代有越来越多的文学、影视作品书写历史洪流之中滴水的大能量，延展了红色题材的内涵。《千里江山图》便是聚焦于“小人物”，他们没有次次逢凶化吉的主角光环，首次入狱也并非全无畏惧，“可是当她真的进了这个阴森的地方，心里又不免有些发毛”，这样的人物描写总会让我觉得他们真实得就像是认识的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有别于历史的沧桑厚重感，文学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坚韧但柔软。借由作者洞见的眼光、语言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沉寂的过往得以变得鲜活，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得以展现，读者身上流淌的红色血液得以沸腾。《千里江山图》开篇，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成员正欲秘密集会，有人跳楼以死示警，这是全书第一个打动我的情节，这位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情报网成员连姓名都没能留下，但他传递的信念永远值得读者感佩。像他这样舍生取义的无名氏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也正是紧紧依靠人民，才能创造一个奇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史百年峥嵘，是文学创作之无尽宝藏也，唯有不忘来时之路，方能在复兴之路上行稳致远。

申霞艳、陈杏彤、黄魏越、古格妃、曾嵘、陆王光华6人正在讨论中

《灯盏2020》：选本的立场、审美与作家的感受力

申霞艳：

我们这次共读的是陈涛主编的《灯盏2020：中国作家网“文学之星”原创作品选》，入选此书的是2020年度中国作家网“本周之星”栏目的优秀原创作品，包括散文、诗歌和短篇小说，共计48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历史中有相当漫长的选本传统，选本不仅是作品择优的过程，还会呈现编选者的审美标准。如今文学生产十分繁盛，不仅印刷物数量庞大，网络作品更甚。复制、粘贴、语音输入大大降低了写作难度，这就给阅读挑选带来巨大的困难，所以选刊、年选和排行榜十分盛行。《灯盏》就是对对中国作家网原创作品的遴选，从中既可以看到平台和本书主编的立场与审美理想，也能够看到当前活跃在网站上的作者们的写作倾向，我非常关心他们提供了哪些新材料、新思想或者新方法、新感受力。随着文化积累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当代人的表达能力普遍增强。虽然不少作品在技法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其中蕴含的新鲜的生活经验和表现力也相当打动人。

提醒大家在阅读时关注媒介对文学的潜移默化，印刷媒介曾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精神生活，移动互联网对当今文学的介入和改变会更大，要关注这种生产、传播方式变更带来的深层影响。中国作家网作为专业的综合性文学网站，我们从他们的遴选中可以看到他们为倡导全民阅读、培育文学新人、维护文学生态的和谐健康等所做的努力。

陈杏彤：

《灯盏》中“故乡”“村庄”“土地”等属于高频字眼，说明作者们对“乡愁”的眷恋，对“青山绿水”的深情。尤其是散文和小说刻画了很多有质感的人物群像：以“奕”为艺术的农村妇女、最后一艘渔船上的老头鱼头、无力捕捉兔子的老猎人、老主顾们逐个去世的剃头匠……

《田园杂兴》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有漫长的农业文明传统，诗人范成大所作的农事诗总集命名为《田园杂兴》，小说借用此名显然是有意为之。主人公公开垦出八亩拾边地，侍弄出一片好庄稼，取名为“马丰收”，小说开篇以他的绰号展开，从中可以看到鲁迅、赵树理等写作传统的影响。“丰收”是千百年来农民的希冀，马丰收把土地当作亲人，把耕种当作事业的精神让人十分感慨。随环境迁移而改名换姓的情节设置体现了人物内心的无根感，而最终姓名的确立则暗示了普通民众为了弥补精神空虚所找寻的不同寄托。

“马丰收”这个人物形象特别感人。对于中国亿万农民而言，或许看得见抓得牢的土地更能带来共鸣，这也是基层写作者独特的创作路径。小说结尾，

马丰收完成了从“村里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但他仍选择每天坐公交回到田间耕作。我不禁思考，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是否可以避免给城乡之间划上清晰的界线，能不能在城市中也留一块“无用”的土地？无论文学命题抑或社会话题，《灯盏2020》透出的光亮虽微小但不孱弱，足以照亮一些幽暗之处。

黄魏越：

《灯盏2020》中的文字是有声的，执笔者用敏锐的听觉捕捉到万物的初生、悸动、流亡、乡野的河流、烛火、虫蝇，世界的万顷寂静，沙漠苍茫落日中的驼铃，《胡笳十八拍》的曲调都被揉进纸间化开。那是一个童真世界，作者以赤子之心正视了其他生命的存在，达到与自然界同频共振的效果。徐春林以文字写下《村庄的声音》，王小勃让万物之灵俯下身去，化作能听见百虫低语的《大地耳》，殷朋超在雪窝深处倾听麦苗和油菜羞答答的心声。童真的语言向我们传递了这些不轻易为人共享的悄悄话，我们亦能有幸闻得草木言语、悬铃而歌、鸟鸣跌落、长河泣诉。人与自然结为一体，人类小小的身体也变成了辽阔的疆域，熊林清写顽皮的触角在纵横交错的“土地”上探索肉体的世界，一如我们以语言为触角在自然的世界中冒险。与此同时，这种调动了各种感官的语言传递、搭建出的世界又往往是悲凉和辽阔的。村庄活了，裹挟黄沙的风开口了，村庄又死了，驼背上的月亮又沙哑了。时间的流逝没有纵轻任何一个空间，岁月的起承转合令文本世界充满了历史感。也正是在叙述中浓缩的颓败、衰微让纯真和童趣变得更珍贵，让语言富有辩证的哲思。支祿的《河西走廊》里写到了沉浸在月光中的枯骨，蓝茵的《岁月长歌》中提及了在春日丧失机能的器官，这些矛盾的意象无不见证生与死的纠缠搏斗，见证生生不息的世界中的死亡。过往的活泼生机、古朴优雅最终被安葬在苍白的纸上，辽阔悲慨的语言是它们的墓志铭，这也许是古老、暗哑的世界最后一次发声。文字中大开大合的起落，纯真与辽阔的交织，让这个空间更泓邃深远。细细读来，不无悲凉感慨。

古格妃：

在现代人的“家园”日渐失落的今天，稳定性、确定性、温暖感变得尤为珍贵，此次阅读对我来说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次“重返家园”，带来了很丰沛的情感慰藉和思想触动。

“家园”的呈现伴随着对自然、故乡、历史的思考。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多以故乡生活、自然风物、历史古迹为主题，这些作品真挚细腻，朴素文字里浸润着对故地、旧景、亲人的深沉感怀，文字中充

分发挥着创作者对地域的感受力。埃里克·坎德儿曾说：“经验和记忆成就了我们。”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更为切身的是如何处理“文学与记忆”“自我与记忆”的问题，而故乡的记忆不仅是事件、建筑、地貌，更是个体对具体事物的连续感应，进而积累成一种深沉持久的感受，将感受诉诸笔端，由此一个地域、村庄、生长其中的万物、生活其间的人有了被看见的可能，正如鲁迅的绍兴、萧红的呼兰河、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灯盏》中的创作者也在书写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回望故乡是每个人进行自我辨认的需要，也是远行的证明。在《故乡的河流》《村庄的声音》《柴火》《村庄还是村庄》《寂静的深处》《忆乡辞》《那年，我忘了抱它》等作品中，创作者们再次回望故乡的山水草木，在物是人非的泡沫里，打捞不时荡于心间的浓厚乡情。而在《河西走廊》《悠悠水下千年城》《走进燕长城》等作品中，作者们则从贴切的寻常人事中抽离，将眼前景物与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交汇，曾经的历史名地沦为罕为人知的古老遗迹，在寂寞的岁月中静观文明的盛衰，倾听历史的深邃苍凉。穿越感性和审美的文学形象去探视故乡、历史、自然这些庞杂而暧昧的存在。在回望的过程中，创作者试图召唤从简朴远古出发的神话，因而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审美体验。

曾嵘：

《灯盏2020》辑录的散文风格相当平实流畅和自然生动。《青瓦的村庄》将笔触对准城乡一体化中沦陷的村庄，吹响了对照原乡的挽歌；《那年，我忘了抱它》为一棵椿树作传，穿插盖房、搬迁的历史，其中既有对自然事物的体察，也有对时间流逝的感伤；《村庄的树》则写出了桂花树、橙子树、乌桕、枣树的品格和命运。散文用“有情”的眼光写历史中的人，如《哭的艺术》介绍了“哭艺”的形式、特点及变迁，在婚丧嫁娶与风土人情的描摹中，托出一位不善言辞的母亲，衬出人的艰难和隐忍。

而其中收录的诗歌大多克制训练，通过对季节、植物、动物和小物件的细微观察传达出个体的志向、思绪和情感经验。在《并非所有的路都通向未知》中，作者将结实健康的玉米比作乡亲，把浮沉于人世与自己比作鱼，借异乡的景物表达乡愁：“夜晚水声如蚊，咬破了我的乡愁/让初世界第一次失眠”；《内心的铁》把个体生命和大千世界融为一体，剖析了广博的内心世界；《下午》则使泉水在体内流淌，平和且充满生机。“我只携着岩罅下/涓涓而出的泉流，上路/你会听见，它们在我的骨子里，欢腾地荡漾”。

这些小说都举重若轻地探讨了生命中的严肃话

题。《马事》一文以马为叙述者，写出动物与人遭遇的生离死别、劳役和暴力；《春逝》将叙述者和老者的声音编织在一起，不时穿插着卡尔维诺的文本，通过多声部演奏出对衰老、死亡和虚无的思辨；《剃头匠》通过展示剃头匠老周的绝活、豆腐张的手艺来呈现生活的细节，温柔地看待流逝的生命；《大地耳》以儿童视角描绘童年和乡村，带着平淡的忧伤在记忆中钩沉同伴死亡的那天；《单桅船》在较短的叙述时间里，写出了跌宕起伏的时代和恒久的爱情；《田园杂兴》则写出了变迁中的农民对土地的坚守和依恋。

陆王光华：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或重返家园寻找记忆的故地，或探访名胜古迹触摸历史的脉搏，或驻足于原生态的风光之中重申自然。其中《故乡的河流》《悠悠水下千年城》“乡愁”与“怀古”之音不绝于耳；而《虎跃南涧》通过对当地神秘南涧习俗的探访，边陲的风土人情尽在纸上。在品读诗歌时，得见作者们的诗歌技法探索、语言打磨与诗性之美，比如《内心的铁》《十二月》《并非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未知》情感冷峻、克制，善用隐喻，语言富有力量与美，阅读即是在意象环绕、符号层叠的世界中寻觅人们的心灵符码，感受简练文字背后的种种博大；而《悬在雨间的彩虹》组诗以情感为纽带，关注了庚子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饱含现实关怀。小说卷着重探讨了作者对文学母题的诸种新演绎，比如希望、爱情、童真、乡愁等等。小说卷很能体现创新意识，其中《乌姆伊塔洛》轻盈、浪漫，赋予了乌姆别样象征意味和幻想色彩；而《大地耳》以寓言的方式将万物有灵的景象诠释得十分灵动，捕捉到了孩童灵光消逝的刹那；《剃头匠》关注市井生活的人情味与匠人的内心世界，有汪曾祺的味道；《田园杂兴》以农民与土地缠结一生的复杂关系展开，主人公被命运“拨弄”的种种情状表达着作者对乡土境况的思考。

真诚、自然是《灯盏2020》整体的风格特色，也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作者们不少身处基层岗位，以地区作协的专职作家为主，更不乏乡镇干部、乡村教师、农艺师等业余写作爱好者。他们把许多以往我们注意不到的细节、题材纳入了写作中，丰富了文学之树的脉络。有些作品使用的语言尽管粗粝但却富有质感，能打动人。散文中洋溢的原乡精神，诗歌中蕴含的多重意蕴，小说中容纳的广袤世界，无一不佐证着写作者的精神和态度。而他们敏锐的洞察力、追求创新的热情与真诚的创作姿态则进一步表征出一种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基层文学生态。



明湖读书会

明湖读书会于2018年4月23日成立，是一个在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专业老师指导下由爱好读书写作的学子组成的读书会，成员含本科生、硕士、博士百余人，成员从2019年起曾参与《作品》杂志的“品藻”专栏及“明湖杯”大学生文学评论比赛。



中国作家网“文学之星”原创作品选